

成功的失敗者——

張學良
傳



夢巢還有鶴



鶴有還巢夢

日暮鄉關何處是

遊子殢天涯，慘澹年華。可憐春過不回家。

老鶴還巢猶有夢，雨暴風斜。

耆舊暗嗟訝，不見歸槎。青樓寥寂噪昏鴉；

無主空陵開又閉，謝了林花！

——題記·調寄浪淘沙

今古文人都喜歡用「飄零」兩個字來狀寫自己的遊走生涯。老杜的「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算是最形象不過的了；而東坡居士的「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鴻爪，鴻飛那復計東西」，則道盡了萍蹤浪跡的漂泊人生的衷曲。

泊乎現代，最有資格談論這一話題的，也就是說，對於飄零況味真正有切身體驗的，我以為，大概非張學良將軍莫屬了。他常說，自己是「走星照命」。不是嗎？他只能說出祖籍是遼寧海城，而出生地卻找不到確切的地點，因為他「落草」在一輛奔跑著的大馬車上。爾後，便南北東西，萍

浮梗汜，從關外到關內，從北方到南方，從大陸到臺灣，從中國到外國，顛沛流離了整整一個世紀。

「年年難過年過，處處無家處處家。」以致定居在檀香山之後，關於家，他還在困惑著。一次聚會中，他的五弟張學森看他坐了很長時間，擔心過於勞累，便說：「大哥，咱們回家吧！」他聽了，愣怔了片刻，突然問道：「家在哪疙瘩？咱們還有家嗎？」這種悽愴的反問，從另一個層面上，印證了老人是無時無刻不在思念著家園，思念著故鄉的。

也是在國外，一次，美國之音資深節目主持人問他：「自從發生西安事變以後，您的住所一直漂泊不定，這些年來您一直住在臺灣，現在來到美國看望家人。您覺得您現在的家究竟在哪兒？」

日暮鄉關何處是？這個問題著實讓老將軍犯了一番核計——

如果說，家是指長期居住的處所，那麼，他在臺灣倒是羈留了幾十年。只不過，那並非宴處安居、和樂且閑的飽享天倫之樂的庭園，而是被監禁著、看管著的場所。難道能說監禁場所就是家嗎？如果說，家就是故土，是鄉園，是族群血緣繁衍之地，親人生息之所，香火繚繞之鄉，父祖埋骨之地，那麼，他的家應該是在遼河之濱，醫巫閭山東麓。可是，他離開那裡已經六十多年了，那風翻林嘯的山光巒影，那日夜喧響的遼河濤聲，那循環往復、生生不息的「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還認得他這個天涯遊子，還能接納他這個有去無回的耄耋衰翁嗎？

如果說，家指的是現時的居住地——戶口名簿上的地址，那麼，他可能會說，我的身軀確實在此，可是，醒裡夢裡，冬寒夏暖，心魂時刻都在回歸故鄉。在靈與肉判然分割的情況下，你該如何定這個案呢？

老將軍經過一番斟酌，最後，繁話簡說，採取寫實的方法回答了記者：

我年輕時，當然家是在東北。長大了，我飄蕩不定，隨遇而安。我還想我自個的大陸故土，我還是懷念故土。可是，自「九·一八」後，我就沒有回過東北老家。

說來，人的情感真也特別有意思，往往是空間距離越大，思念便會越深；故鄉離得越遠，情感會拉得越近；睡夢裡，眼睛閉著，卻看得分外清楚，異常鮮明；而年代越是久長，就是說，特別是到了老年，思鄉、懷舊的情感便愈益熾烈，越發難剪難理；而且，異鄉結夢，幾乎夢夢皆真。

有人問了：世界上，有沒有一樣東西，在你失去了七十年之後，仍然屬於自己的呢？回答是：說不清楚。如果硬是要給出一個答案，那麼我說，恐怕就是故鄉了。不是嗎？這個隱藏在心底的故鄉，哪怕是一磚一石、一草一木，通過大半生的想像與嚮往，經過浩蕩鄉愁的刻意雕飾，它就像存儲多年的陳釀那樣，已經整個地醇化了、詩性化了。聽聽老將軍在異國他鄉對於家園的「舊時月色」的甜美回憶吧：

晚上，有月亮，我就聽士兵們在吵。我就說：吵什麼？鬧什麼？他們說看見河裡有個魚，挺冷的天吶，八九月間了，他們下去就去抓，把這個魚活著給抓上來了，一條白魚。第二天早上，我們在船上，擱白水煮煮，那好吃極了，新鮮白魚那太好吃了。我本來不大吃腥的玩意兒，那個真是美極了。可惜我沒有蘇東坡做首詩的天分。

……

對人參，我父親是內行，他對參茸最內行了。他們採人參的人講，說那大雪，那都下得多厚啊，

奉天的冬天，你沒到過奉天吧？那冬天什麼都看不見，那都是雪啊。採人參的時候，一看那雪有個洞，底下一定就有。他們說，挖人參不是用鐵東西挖的，是拿竹子和木頭來挖，冬天那很凍很凍的冰啊，不過在雪底下比較軟一點，就一定要當時把人參挖出來，要是不挖出來，說它就會跑了。我想那是迷信。

看得出，他對故園的一切，都懷有深厚的感情。

一九八〇年，老將軍有金門之行，「故園西望路漫漫」，這在他的鐵窗生涯中，是唯一的一次。站在海島的高地上，他通過高倍望遠鏡，貪看著海峽對岸的錦繡風光，不禁百感叢生，興起了濃烈的故園之思。過後，他在一封寫給親友的信中，專門談了當時的心境，並引用了于右任先生晚年的詩作：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
望我大陸；
大陸不可見兮，
只有痛哭！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
望我故鄉；
故鄉不可見兮，

永不能忘！

「等是有家歸未得，杜鵑休向耳邊啼！」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像于右任先生一樣，張學良感同身受，甚或過之。

「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那麼，如何來補償這一缺憾、了斷這份情腸呢？於是，便「錦繡家山紙上看」了，寄情於、留意於反映祖國風貌的各種圖書、音像、文物。他的眼睛看東西已經十分吃力了，但當來自遼寧的鄉親把大帥府和張氏家族三處墓園以及他出生後寄居親屬家的後園棗樹的照片帶給他時，他竟連連看上半個時辰，辨認著哪個是大青樓，哪個是小青樓，哪個是老虎廳，他的父親是在哪個房間謝世的，還給身旁的人講了父親死後他在鐵背山選定墓地的經過。講了一陣，便又拿起放大鏡，再次把「元帥林」的照片從頭看起。

解禁之後，祖國大陸常常有人前去探訪，只要是來自故鄉遼寧的，他便會細緻地追問：「哪疙瘩兒的？那裡都有哪些新的變化？」什麼什麼地方現在怎麼樣，什麼什麼人的後代如何，接著，便又是一番深情的追憶。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媒體傳出了「大陸文物珍寶展」即將赴臺的消息。耄耋之年的老將軍，興奮得手舞足蹈，像兒時盼望過年那樣，掐著指頭一天天地算計著。這一天終於來到了，他早早地趕到現場，看得動情時，竟然離開輪椅，站起來欣賞著一件件珍貴的展品。馬王堆出土於荊楚大地，這裡是他當年駐節的場所，他詳細地詢問那裡離武漢有多遠，是走水路還是走旱路，讓人覺得不久他就會踏上這一征程。圍繞著兵馬俑，他前前後後轉了多少圈，硬是捨不得離開。當他聽說出土地

點就在始皇陵附近時，他說：「那裡是我的舊遊之地，臨潼離西安不過三十公里。」又看了金縷玉衣，他仿佛又回到了冀北山區，耳畔迴響起昂揚激越的燕趙悲歌。他詢問整個玉衣用了多少玉片、多少金絲，還問墓主劉勝是不是劉備的祖上。次年八月，在觀看「敦煌古代科技展」時，他同前來觀展的蔣緯國就「木牛流馬」究為何物，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爭辯，儼然一個十分內行的古代名物專家。

鄉夢不曾休

「鶴有還巢夢」，這是鐵定無疑的了。至於近期有沒有「還巢」的打算，什麼時候成行，當時還是未知數。

一九九一年三月，他首次離開臺灣，前往美國探親，也開始公開露面。當臺灣《聯合報》記者問到他：「聽說中共大使館很注意您的行程，您有可能轉回東北老家看一看嗎？」他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注意我的事，我也從未和大陸親屬聯絡。我不排除到東北的可能性。大陸是我的國家，我當然願意回去。」

記者又進一步追問：「有沒有考慮回東北定居？」

他說：「考慮什麼？我從來就沒有『考慮』這一回事。我要什麼時候去，就什麼時候回去，考慮什麼？」

而當回答美國之音節目主持人「您有沒有打算就便回東北看看您的故土」的提問時，他說：「當然我是很願意回到大陸，但時機尚未成熟。」

問：「在什麼樣的狀況下，您會回去？」

答：「假若兩方敵對的問題完全沒有了，我就可以回去了。」看來，在老將軍那裡，基調已經定下了，這是一句十分關鍵的話語。只是當時，尚未引起人們的足夠注意。

而在大陸政府和家鄉人民方面，對於老將軍的一切都是深切關懷、高度重視的。誠如臺灣記者所說，當他們夫婦從臺北桃園機場踏上赴美探親之旅的消息傳到北京時，中共中央確是格外重視。當時，中央作了四項安排：一是當年六月在北京為張學良舉辦九十一歲壽慶活動；二是鄭重紀念「九·一八」事變六十周年；三是修葺大帥府和元帥陵，為張學良歸來遷葬其父張作霖的遺柩，做好前期準備工作；四是派出一位黨內高級幹部，赴美轉達中共中央對於張學良還鄉的歡迎之意，並具體負責安排有關事宜。經過中央書記處討論，最後選定了原全國政協副主席呂正操將軍——他和張學良是同鄉，屬於東北軍舊部，又是西安事變的直接參加者，他們有著至為深厚的感情。

其間，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還以私人名義，寫了一封親筆信，誠邀張學良回訪大陸。信的原文如下：

漢卿先生如晤：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數十年海天遙隔，想望之情，歷久彌濃。恩來生前每念及先生，輒慨歎愴然。今先生身體安泰，諸事順遂，而有興作萬里之游，故人聞之，深以為慰。先生闊別家鄉多年，親朋故舊均翹首以盼，難盡其言。所幸近年來兩岸藩籬漸撤，往來日增。又值冬去春來，天氣和暖，正宜作故國之遊。今穎超受鄧小平先生委託，願以至誠，邀請先生伉儷在方便之時

回訪大陸。看看家鄉故土，或掃墓、或省親、或觀光、或敘舊、或定居。茲特介紹本黨專使
○○同志趨前拜候，面陳一切事宜。望先生以尊意示之，以便妥為安排。

即頌

春祺

鄧穎超

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日

關於呂正操與張學良的晤談經過，竇應泰先生曾有專文敘述。略謂：

五月二十九日，在紐約貝祖貽夫人的住所，呂正操首次會見了闊別半個多世紀的老上司，進行禮節性的晤談和贈送壽禮。第二天上午，他們又避開所有外人，在曼哈頓一家瑞士銀行的經理辦公室，交談了一個小時。呂正操首先轉交了鄧穎超的親筆信。老將軍看後，感慨萬端，動情地說：「周恩來我熟悉，這個人很好。請替我問候鄧女士。」接著，呂正操又轉達了鄧小平、江澤民對他的問候，以及歡迎他趁赴美之便返回祖國大陸探親訪友的良好意願。老將軍頗受感動，說：「我很想回去，但現在時候不到，我一動就會牽動大陸、臺灣兩個方面。我不願意為我個人的事，弄得政治上很複雜。」

六月四日，老將軍又主動提出與呂正操再次會面，地點安排在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的官邸。談話進行了三個小時，範圍十分廣泛。聽了呂正操介紹中共中央關於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祖國的大政方針，他極表贊同，並表達了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為祖國的和平統一盡一份綿薄之力的願望。

他還請托呂正操轉交他親筆寫給鄧穎超主席的回函：

周夫人

穎超大姐惠鑑：

○○來美交下尊筭，無限欣快，又轉述中樞諸公對良之深厚關懷，實深感戴。

良寄居臺灣，遐首雲天，無日不有懷鄉之感。一有機緣，定當踏上故土。

中樞諸公對良之盛意，敬請代向致敬。

另轉請○○轉陳愚見。

肅此

敬頌夏安

張學良頓首再拜

六月二日

幾乎與此同時，老將軍在大陸的七位當年的部下，以耄耋之年萬里馳函，向老上司陳情：「深盼能不放過我公一生唯一之九秩壽誕，為公面祝南山不老之壽，借敘離情；我公亦可假此機會，探視掃墓，移葬先人。」

此刻，大陸方面已經做好了一切接待的準備：瀋陽的大帥府整修一新，清新的花叢、碧草，伴著明窗淨几，在默默地等待著遲歸的主人；空置了六十年的鐵背山元帥林，四柱三樓的漢白玉石坊

巍然高聳，三層寶頂閃著青光，閑階淨掃，陵門洞開，前後新栽了幾行青松翠柏，靜候著老將軍主持安靈儀式；西安金家巷張公館的臥室，按照當日的場景作了重新布置，便於舊主人緬懷飛逝的歲月；……鄉親、故舊在翹首迎候，東北、西北在同聲呼喚。

而遠在大洋彼岸的老將軍，像是作有意的呼應，在經由夏威夷飛回臺灣途中，接受了記者的採訪。他說：

我要完全以一個老兵的心情，在適當時候回到東北老家去探親、訪友、敘舊，絕不涉及傳達兩岸任何訊息的事，也不做長期定居大陸的打算。返回東北老家後的第一個心願，是前往父母的墳前拜祭，以了卻幾十年來未能親自掃墓的愧疚。在大陸訪問的探親行程，將由東北親友代為安排。

他一再申明，回大陸純為私人活動，與政治無關，希望兩岸媒體不要打擾他。「我本人早已退出政治，早已脫離政治。我希望人們不要把我回去探親、掃墓的事同政治連在一起，不要這樣，我不喜歡這樣。」

話雖這麼說，但港臺記者都注意到了：「何時返回大陸去看看，他一直未定。看來這件事還得等他回到臺北見到李登輝，請示、商量以後，才能定奪。」

一直等到第二年秋天，他也始終未能成行。不過，有關張氏伉儷返回大陸的資訊，倒是與日俱增，漸漸多了起來。當時，老將軍因患感冒住進了臺北榮民總醫院。《聯合報》記者聞訊趕到，直

截了當地問道：「出院後，是否就要安排返回大陸的行程？」老人機敏地避開，說：「很抱歉，我沒有帶助聽器，聽不清你提出的問題。」夫人趙一荻代為答覆：「他現在還躺在床上，你看他這樣子，怎麼去？」

也許是為了解除夫人的疑慮，主治醫師說：「如果張先生想回大陸，體能上絕對沒有問題。」這不合時宜的插話，煽動了記者的熱情，馬上追問：「外界都很關心這件事，張先生能否告訴我們一個明確的答案？」正在老人思考過程中，記者又追問一句：「能不能這樣說：出院之後會考慮大陸之行？」老將軍聽了，點了點頭，看看夫人。於是，趙一荻告訴記者：「好吧！你可以這麼說：我們會在這次出院後，慎重考慮是否回大陸看看。」

意思原是很清楚的，是不是回去，出院後再慎重考慮。可是，後來見報的消息，標題卻是明確地亮出：張學良決定近期返鄉探親。文中說，確切日期，將視其身體狀況及東北氣候而定，一般推測，月底或九月初可能成行。這由記者提示、誘導、發揮所形成的訊息，最後竟不脛而走，傳遍了整個世界。

到了次年三月，報章上又刊出蔣緯國「主動函約張學良伉儷結伴返鄉」的信息：此行以掃墓、探親為目的，重點是瀋陽與奉化；其他則以旅遊為主，包括的城市有西安、重慶、南京、北京。孰料，兩個月後，蔣緯國心臟病發作，在醫院裡搶救。更糟糕的是，這期間，趙一荻夫人又患了老年性骨質疏鬆症，也住進了醫院。這樣一來，老將軍返鄉、掃墓的計劃，便統統落空了。其實，上述這些安排，本都出自患病前的蔣緯國的設想；至於張氏夫婦是否接受，他們還有些什麼想法，尚不得而知。

總之，返回大陸東北的願望，最終成了幻夢一場。九秩壽誕時，他曾為舊日摯友閻寶航的女兒閻明光題寫了一副聯語：

鶴有還巢夢，
雲無出岫心。

悠悠幻夢而已，尚何言哉！當時人們大概都沒有料到，一語竟然成讖。

可憐春過不還家

那麼，為什麼已經有了回鄉之便，老將軍卻又不肯返回祖國大陸呢？

對此，海內外媒體有種種猜測。一種說法，由於已屆高年的張氏夫婦當時身體欠佳，怕適應不了東北的氣候。其實，在首次赴美探親前後，他們的身體尚好。只是定居夏威夷以後，張氏伉儷的身體確實已一天不如一天了，喪失了返回東北的機會。還有人猜測，是由於夫人趙一荻從中加以阻攔。應該說，這是一個因素，趙四小姐確曾公開表示過，不希望張將軍回去，主要是擔心他的身體吃不消，因為他一接觸到故鄉親友便會激動萬分，情緒久久安定不下來，多少天吃不好、睡不好。當然，如果老將軍執意回來，身體又能夠堅持，通情達理的一荻夫人，大概也不會硬性加以阻攔的。還有一個因素，他的一個侄子如是說：「我們長期跟他相處下來，我們都知道，如果回東北他會更難受。因為這是爺爺的地方，他完全丟掉了。他怎麼回來面對他父親留給他的一切呢？……而且，

他自己覺得他沒有戰死在沙場，是他欠了其他人。所以，我們去服兵役的時候，我大伯對我們說，必須要很勇敢去面對所有的一切，不要怕苦，這樣出來以後，才可以做一個真正的男人。」

現在作客觀分析，他之所以最終未能成行，應該說，有外因與內因兩個方面。

竇應泰先生認為，政治陰影始終籠罩在這位元一生熱愛祖國、主張國家統一、反對「臺獨」的民族英雄身上。眾所周知，自西安事變起，張學良就與中國共產黨結下了深厚友誼。即便他羈身鐵窗之中，與世隔絕，周恩來仍然通過秘密管道與他有過書信往來。所以，當張學良一九九〇年恢復自由後，他面對海外媒體，曾數次表露出對中共領導人，特別是周恩來的思念之情。鄧穎超病故，他曾專函囑託北京友人，代他和夫人送上一隻花籃，以誌哀悼。而這一切，都觸犯了臺灣當局的忌諱。老將軍在美國的舊友、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張捷遷透露一個鮮為人知的資訊：漢公於一九九〇年秋天，曾打算去香港參加一位早年朋友的孩子婚禮。但是，由於臺灣當局的阻攔，以致未能如願。他們認為，香港情況複雜，而且緊鄰大陸，張學良一旦到了羅湖橋邊，弄不好就會邁過那條界限，回到他日思夜想的東北家鄉去，那樣，事情就麻煩了。

看來，張學良晚年未能回歸故鄉，臺灣當局給予他的精神打壓過於沉重，這是一個重要原因。積極策動「臺獨」的李登輝，表面上以張學良的基督教友自居，實際上對於他的自由出入卻製造了重重障礙。據臺灣報紙披露：

貝夫人講，少帥居停紐約時，北京派不少人來看他，中共當局已經備妥一架專機，只要少帥願意返回大陸，專機即隨時飛至紐約搭載少帥。貝夫人當時曾力勸少帥回大陸看看，說這是大好

機會。少帥說：李登輝只准許他到美國來，他不能借此機會就跑去大陸，這樣做對李登輝不好交代，而且也會給兩岸關係帶來不必要的麻煩。而他又是個講義氣的人，不願意難為李登輝。再者，既然臺灣當局不想讓他返回大陸，如果他貿然回去，就等於偷偷摸摸地跑回去，也不符合他的性格。貝夫人勸他，不要管那麼多，你就利用這個好時機回去走走。少帥一直猶豫不決，想回到臺灣請示李登輝，待批准後再回大陸。貝夫人說：「你不用問他，問也白問。他一定不准。」請示的結果，果然不出所料，李不准他回去。

貝夫人說，少帥上了李登輝的當……

上李登輝的當，是因為張學良沒有看清他的本質。歸根到底，還是輕信。從前輕信蔣介石，最後又輕信了李登輝。結果，抱憾終身，始終未能圓此還鄉之夢。若是說最終的遺憾，這該是主要的一項。他返回臺灣之後，為了實現回大陸的願望，足足等了兩年半時間，一次次地試探，一次次地遭到回絕，最後帶著滿腔幽怨，憤然走出國門，掉頭不顧，永生永世再也不想返回臺灣了。目的就是為了擺脫控制。只是，風燭殘年，身體日漸衰頹，終於有心無力，想要回大陸看看也沒有條件了。當然，這只是一個方面，自身的考慮也占很大成分。人們分析認為，充當了一輩子「政治角色」的他，由於所受到的傷害太嚴重、太殘酷，因此，再也不想捲入兩岸紛爭的政治漩渦了。這樣，在是否返回大陸這個問題上，他始終處於游移狀態，含含糊糊，模稜兩可。張捷遷先生說：

張將軍非常想念家鄉，願意在適當時候回去看看。但是，由於海峽兩岸的政治關係影響，現階

段還不想回去。他總覺得自己的年齡越來越大了，不想再捲入政治的漩渦之中，願意繼續等下去；待政治氣候晴朗下來，海峽兩岸談判有了完滿的結果後，在安定、和諧的社會環境下，再考慮回大陸。

其實，這番心思，他在回答美國之音記者提問時，已經表述得非常清楚了。他是這樣說的：「當然我是很願意回到大陸的，但時機尚未成熟。」「假若兩方敵對的問題完全沒有了，我就可以回去了。」

一九九三年，兩岸正在舉行「汪辜會談」。老將軍對此異常關注，寄予了深切期望；並且表示，願意為兩岸和平統一做點事情。他曾對友人說：「晚年最大的願望是希望中國和平統一，自己也可以安居樂業，回家鄉看看。」但是，臺灣當局根本沒有統一的誠意，因此也不想讓他介入這件事情。結果，回鄉的願望也就落空了。

至於為什麼他非要等到兩岸結束敵對狀態才肯回去，這個問題的蘊涵就很深了。雖然他口口聲聲說要「脫離政治」，實際上，他時時刻刻考慮的仍然是政治問題。其間有著很深的考慮，說穿了，也就是慮及自己身後的歷史地位。表面上，甚至於心態上，他對過往的一切，已經視為過眼雲煙，淡然處之；但在實際上，作為曾經在中國現代史上留下過濃重一筆的風雲人物，尤其是一個受中華傳統文化影響至為深遠的老派政治家，他還是十分愛惜羽毛的。

他的想法，一是全身而退，灑脫地轉身退下，退出歷史舞臺，為多災多難又多姿多彩的人生畫上一個句號，維持自己的「失敗英雄」的完整形象；其二，濾除政治色彩，淡出兩岸的紛爭，以中

間狀態出現，使自己成為一個超越意識形態、各方都能夠接受的中華民族歷史上的偉人。

但是，這種中立狀態的出發點，卻又不是純然為著個人，其中有著更為崇高、更為深遠的意義在。原來，他想要在「桑榆晚景」中再完成一項有功於國、澤被千秋的偉業。作為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奠基人之一，他衷心期望能夠通過自己的特殊身分，在實現國共第三次合作中再一次發揮其獨特作用，起碼可以在溝通兩岸關係方面充當一名使者，促進兩岸和解，進而推動祖國統一。

當記者問到「對第三次國共合作有什麼看法」時，他回答說：

我可以促其成功就是了。現在已經老了，在政治上也沒什麼了，我能幫忙，我很願意盡我的力量，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我願意中國統一，年輕時到現在，我這個人過去的事都擺著呢，凡是為國家為人民的事情，我都很願意幫忙。

他在和當年的部下呂正操將軍第三次交談時，講得就更加明確了：

我願保存我這個身分，到那一天會用上的。我雖然九十多歲了，但是天假之年，還有用得著我的地方，我很願意盡力。作為一個中國人，我願意為中國出力。

現在，看得很清楚了，他之所以特別留意於那種超越於意識形態、政治色彩的「中間狀態」，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保存這個身分」的考慮。

當時，海外許多有識之士對此都樂觀其成。美國資深記者索爾茲伯里曾說：

少帥已投身一項新的努力——促進北京和臺灣建立統一的中國。他的許多同胞認為，他有可能取得成功。……少帥認為，他本人是中國統一的象徵。由於他在中國大陸和臺灣所受到的尊敬，似乎使人覺得他所做出的不陷入歷史糾葛的榜樣，可能會取得在西方人看來是小小奇跡的成果。

正是由於他對兩岸關係「解凍」比較樂觀，充滿著期待，因此，他不想因為急於返回大陸，而妨礙充當這一角色，從而妨礙這一神聖使命的完成。

基於這一系列的深層考慮，我們大體上可以認定：如果關於他過去的一切作為，在海峽彼岸並不存在太大的爭議，也像祖國大陸那樣一致的擁戴與讚賞，那他在回歸故土的問題上，也就不會存有過多的顧慮了；如果他的回鄉探親，沒有引起各方面普遍的注意，特別是媒體的蜂擁炒作，也許他就可以悄沒聲地回大陸來走一走、看一看了；如果對於他的回鄉探親，沒有大陸的高端介入，不是那樣準備以最高的規格隆重、熱情地接待，只是像他所希望的那樣「由東北親屬」來出面安排，也就是擺脫一切政治色彩，也許他就不會那樣猶豫不決、顧忌重重了。

這個問題弄清楚了，為何定居夏威夷的疑團也就容易索解了。除了那裡氣候宜人 and 靠近五弟學森免致暮年孤獨這兩個因素以外，恐怕還有心理因素與政治因素的考量。在這個既遠離臺灣又並非大陸，既為美國領土又並非美國本土，孤懸大洋中的「旅遊者的天堂」，優遊歲月，以終天年，對

於這位意志堅強卻神經脆弱的「政治老人」來說，是不是可以減輕些許未能回歸大陸所帶來的心理負擔與客觀責難呢？

